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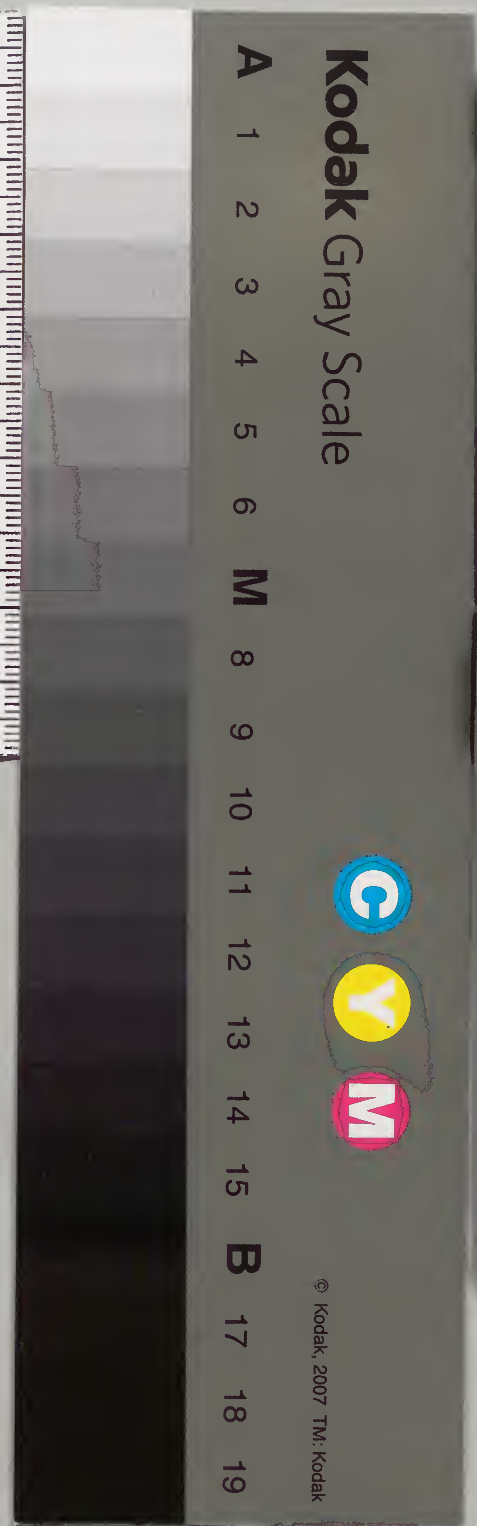
尚書疏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類	號	冊	架	函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六	八	一	一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86
冊數	2 (2)
函號	273 145





尚書疏衍卷四

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上泰誓

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此明經文本無

可疑者孔安國泥于大統未集之語遂以虞芮質成

之日為文王受命之年九年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觀

兵又二年伐紂總之為十三年是以武王上冒文王

之年合而數之也夫當虞芮質成殷帝赫然在上文

王以服事殷乃檀自改元以識受命之始可乎此雖

庸人知其不然歐陽永叔辨之詳矣愚按史記於周

本記云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

尚書疏文庫

於魯世家云武王九年專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又帝系圖以六甲推之謂武王己巳嗣為西伯至十一年己卯伐紂即天子位七年乙酉崩是其所論年月與傳十一年合與經十三年不合然武王即位自為紀年而不冒文王之年以為年也昭然可攷也或疑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夫叩馬之言万世所傳信也惟其以叩馬為信則不得不以伐紂為亟惟其以伐紂為亟則不得不援文王之年而入之武也王十明謂經之記年不爽叩馬之記亦自不虛故為之說曰文王非

受命于天受命于高也文王出美里之囚紂使之得專征伐至九年而卒是受高命以專征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恭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是則言與叩馬之年皆可信矣信斯言也受命之說雖異于孔而紀年不分獨夫故而已矣夫即位改元古今不易文王嗣位改元矣而又改元是不必改而改也武王嗣立宜改元矣而乃襲文王之年是可改而不改也恐非聖人正始正終之意與本紀世家又何以乖也永叔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太史

公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言皆不可為信其見哲
矣愚嘗讀伯夷傳擊節其文而不取其情實也孔子
曰逸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逸民隱士也隱而
窮餓士之常者非必餓而死也今讀采薇之詩不任
其悲矣古達人之趣操恐不若是孟子叙述伯夷柳
下惠伊尹最為詳悉于叩馬独不槩見大都太史公
借以發其感慨報施之道與君子所以不說隨於世
者不必深究其事之有無可也

肆子小子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傳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合序與經文言之也

今日觀政于商曰罔有悛心曰罔懲其侮則觀兵之
事當時所必有矣蔡仲黜力辨之謂觀兵則脅君脅
君不臣也惟應一奉兵而滅之頓絕其命耳一日而
命未絕則為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是以伐紂
為可而以脅紂為不可也然十二年起兵之初紂之
命尚未絕也其誓師之言曰獨夫受何也又曰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儻其牧野之戰不
勝寧能恬然豐鎬之間以待商之誅之耶抑亦飭戎
更駕必干行天之罰也且脅君孰與伐君可伐于二
年之後不可脅于二年之前豈所以論商用之際哉

儒者又謂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湯猶有慙德之言而武無口實之慮此皆時勢使然不可疑泰誓非真也或問觀政干高欲紂之悛改耳使其悛也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欤蘇子瞻曰否文王武王天下歸之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高使為先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而曰復北面事之亦過也吁蘇子之言不迂矣

武成

愚按武成首言伐高偃武次言廟祭柴望因邦君百

工之受命乃追叙烈祖之勲德及遏亂東征之詳以至戰勝定功簡賢才賚萬民之爭於是以前制治之大體結之朗健流暢輕重有倫其文詞甚可觀其述事甚可法今為考定武成理固未妨而尚古文章之體製失矣故不如不定之為渾金璞玉也尚昏出干煨燼豈能尽无錯簡然不在武成篇也善讀者當自得之

前徒倒戈攻干後以北血流漂杵

愚謂前徒者武王之前行也倒戈者乘勝而奮若山之崩倒不可禦也攻干後以北者紂之前距歆敗故

攻其後後亦奔北矣此破竹之勢也夫兵凶器也不
交則已交有不傷者乎血流漂杵紀其實也儒者為
之說曰紂衆服周无有戰心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
之衆以走自相屠戰遂至血流漂杵耳信斯言也是
紂之前徒盡皆商以歸周紂之後徒實操戈以敵懼
且為周且為商半疾降半疾戰斬馘濺血皆紂之士
自為之而干周无與也則尚父不勞干鷹揚武王无
待干肆伐矣豈理也哉夫紂之虐尚不及秦秦氏之
欲得賢君亦大旱望雨也然章邯輩出關東逐往乎
破殺項梁陳勝且以武庚敗亡之餘猶能使周公缺

斲破斧况以其全盛之兵豈不能效力一戰乎惟武
王之衆奉義伐罪勇氣自倍耳吾故曰武王之前徒
倒戈也此亦何害干武成乎或曰孟子不信血流漂
杵何也曰孟子欲明仁者之无敵故柳揚升詞以厉
世主耳如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自
有兵以來未有制挺而可施干行陳亦得意忘言可
矣不然幾何不為宋襄之仁義也

洪範洛厝辨

洪範大法也其類有九謂之九疇自禹叙之自箕子
陳之於洛厝旣當也夫惟天生民惟君代天經綸參

贊其道不可一端盡也故約之為九類也分之則九
合之則一猶中庸所謂九經云爾說者謂禹平水土
神龜負畚而出洛其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
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有自一至九之數故禹叙洪
範起五行終福極亦有自一至九之數夫不要其道
之符而徒取其數之合非通方之論也試案之畚一
三五七九皆白其文陽之精也奇也二四六八皆黑
其文陰之精也偶也易有陰陽奇偶取之誠是矣今
一曰五行五行果尺奇乎二曰五事果尺偶乎
三曰八政五曰皇極七曰稽疑九曰福極不可謂之

奇也四曰五紀六曰三德八曰庶徵不可謂之偶也
夫古之聖人雖甚神智必有藉乎以發其聰明故設
機衡而曆數可推考山川而疏導可別今于洛畚之
一何以知其為五行于二何以知其為五事遞而至
于九也何以知其為五福六極或有餘于數或不足
于數或併其數而无之此何以故也漢儒各以臆度
之劉歆以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
徵五福六極二十字龜背所有劉向以為敬用農用
協用建用又用明用念用饗用威用合五行以至六
極三十八字亦龜背所有漢書五行志以為自初一

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悉龜背所有如此則洛厝已有文字矣而所謂戴九履一云云者又何以故也豈有二洛厝耶劉氏父子說已不一是皆以臆度之者也嘗考之繫傳曰天□□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無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厝聖人則之語伏羲之作易也故四曰聖人皆指伏羲四曰則之效之象則□□□□易豈以三聖人者為伏羲而未以聖人兼□□□又豈以則之效之象之為作易而未以則之□叙疇也是洛厝洪範之事經未有其說矣惟中候反諸緯多言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受圖厝之事緯候起干哀平蓋諂附會者之偽作不足信也明矣然則天何不昇鯀而錫禹耶曰唐虞之世洪水為災上下咨嗟民物昏墊鯀也方命圯族績用弗成蚩欲誡道安所護之帝之所以震怒也禹也隨山刊木四載是乘地平天成紀綱迭著天之所以錫命也錫之為義亦仲虺所謂錫王勇智魯頌錫公純嘏云耳豈必洛有厝厝有文文有九而授之禹然後謂天錫耶噫洪範文法也君天下者不能一日離也禹嘗屢陳之矣曰金木水火土穀非五行耶曰克艱臣后非敬用五事耶曰正德利用厚

生非農用八政耶曰民棄不保天降之罰非協用五
紀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非建用皇極耶曰敷納明
試非又用三德耶曰枚卜功臣非明用稽疑耶曰吉
凶影響非念用庶徵耶曰董之勸之非響用五福威
用六極耶自昔儒者見武王之訪箕子之陳以為宇
宙間大事必欲附之天苞地符以神其說甚矣其不
知彝倫為常道而徒欲語怪以駭世也我朝王子
充名禕辨之矣愚又簡捷其指以俟後世若夫圖局
作易之詳已於伏羲圖局著之矣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治道必天人參也惟天愛民故默定下民於冥々之
中矣君則相助上天和協其民而使之得所必有常
理次序而我不知此所以訪于箕子也孔傳曰天不
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如此則
專言天而若无与于君然者豈武王發問之意乎秦
註因之謂天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誤矣惟王
肅以陰隲下民為天事以相協厥居為民事言天深
定下民与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
天之性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也肅蓋得經之旨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時卷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和氣致祥乘氣致異自古記之矣故洪範以五事配
庶徵謂五事之修則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雨暘
燠寒風未有不時者也五事不修則心氣不和天地
之逆氣忘之雨暘燠寒風未有不恒者也故災異不
作五事之修日不敢廢災異間作則五事之修尤競
焉何者職在干奉天而君道易闕也故肅又哲謀
聖獨僭豫急蒙雨暘燠寒風分之若冬有屬統之總
惟修德此禹箕設教意也若曰雨不時而修肅暘不

時而修又燠寒風不時而修哲謀聖也則拘滯破碎
非所以順陰陽而消沴變矣故春秋著災異而不著
事忘不欲其以人之意妄有所推測干天惟欲其修
人之事而默挽回夫天意也其旨深矣漢儒董仲舒
劉向歆睦孟京房谷永李尋輩各據春秋推言災變
或一災而三四其說班固集之為五行志事煩而無
緒言雜而不經不足裨用體而贊善政矣善乎賈誼
之言曰見祥而為不可者祥及為妖見妖而迎以德
者妖反為福斯可與語洪範春秋也歟
曰王省惟歲

蘇子瞻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蘇言是也歲月日時无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无易以人事言則王行王之職卿士行卿士之職師尹行師尹之職也以天時言則春宜溫而溫夏宜熱而熱秋宜涼而涼冬宜冷而冷也然四時之得序實由君臣之得職如此則時和歲豐治理彰明俊傑在位黎庶樂生是謂天下目家无究之福也便其反是禍又可勝言哉庶民惟星々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有好民亦有好故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政之經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政之權也或問何以為政之權曰均之風雨也乘得其序則祥來失其序則殃均之民好也從得其道則吉從失其道則凶此其中不无斟酌去取之宜弗容一槩殉也故衣食孝弟民之好也從之而民悅則從之急惰驕淫亦民之好也從之而民非弗悅則矯之何者約其性情而歸之礼又所以大順其天衷而納之皇極也故曰政之權焉噫洪範略其詞而不極其意垂之旨深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入无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无虐瑩独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无偏无陂遵王之
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
黨王道蕩々无黨无偏王道平々无反无側王道正
直会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王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又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貧五曰惡六曰弱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
其无好德汝虽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愚按洪邁曰洪範簡編脫誤多失其先後之次五皇
極之中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
人斯其辜干其无好德汝重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今考之似是
愚又疑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以是五皇極之文以
其文字錯雜因錄五九二疇以俟觀者福極之後綴
此數語見富之為福以其有受教之資也見好德之
為福以其有受福之本也意殊可玩洪氏之見卓哉
公乃自以為功金
愚讀金縢而知天人之交相勳也克商未久武王邁
疾用公慮盛業之不終求以身代卜而并吉翼日王

瘳人勳天也諸叔流言公避居東罪人既得成王讀
鷓鴣之詩而猶未悟風雷交變發金縢之冊以白周
公所以事先王之心天勳人也誠无弗格精无弗通
匹夫匹婦亦常有之不足疑矣然冊祝之詞曰惟尔
元孫某遘厉虐疾若三王是有丕子之責干天以旦
代某之身乃命干帝度敷佑四方用能定子孫干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无墜天之降寶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古今馴雅孰過干是乃有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之語近干詭又有尔不許我之乃屏壁与
珪之語近干謾恐非周公之舊阮干煨燂不可得而

考矣取其極論天人之際區、術數局用哉昌用哉

王曰猷

大誥

猷孔傳猷為道蘇傳猷為謀蔡注猷為發語詞然謀為安多士多方之猷皆此例也

弗弔

弔孔讀的其义至也謂其道不至故天降凶害籒蔡讀約其又恤也謂不恤于天故降割于我然恤義長多士君奭之弗弔皆此例也

已予惟小子

已孔傳云矣端嘆辭也蔡註云承上語詞已而有不

能已之意蘇傳直云已矣蘇為是康誥洽誥之已亦此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

大誥寧王自漢唐來皆以為文王東坡曰武王以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為武王是矣至于前寧人則謂武王之舊臣非也愚謂通篇曰前寧人皆指武王也可曰前寧人獨不可曰前寧人乎可曰前寧人獨不可曰寧人乎猶今人稱其考或曰先考可曰先君或曰先人有官者或曰先大夫或曰先將軍有謚者或曰先集公其义一也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
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及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干枚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愚謂此皆命卜之詞以龜能紹天之明故武庚作亂
即命曰亂作于東而大艱及于西東土人固不靜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者誰干殷小腆也小腆獨不腆
誕敢紀其既止之緒此天降之威也彼知我國有三
叔之疵曰予欲復其故物及鄙邑我周邦今遂蠢然
動矣我明日欲征之非賢人莫与共功我民之賢者

有十夫予藉為輔翼以往冀以旣循武王而圖其功
此固之大事我其休乎乃卜三龜朕卜并吉勝可知
矣故以下吉告廢邦而与之東征舊說以大艱于西
土為前卜以下併吉為後卜以今翼日為今蠢之明
日以民獻十夫為自四國來牧者意間斷而不聯不
可讀也

越予小子考翼

此篇凡二考翼舊說不同愚謂考翼父也詩云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是其義也故前章曰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予小子成王自稱其翼

武王也蓋庶邦君所以艱大其事意以三叔不惑于
京師討之所由興武王付監于三叔亂之所由始或
宜以情親緩解之或宜以文告漸平之故曰不可征
非謂任其自亂付之不聞也至下章以作室治田為
喻厥考翼之義益明矣孔傳解前考翼為敬成周道
後為其父敬事創業東坡解前為考德敬事後為父
至敬其事而子不繼蔡注解前為父先敬事者後為
父敬事者也以一考翼而彼此異解又似未暢故詳
列之以俟後之君子

康誥

康誥一篇成王封康叔而誥之也昏序云成王既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史記衛世家武
王崩成王少武庚叛周公興師殺武庚及管叔放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後之言康叔受封者實
本諸此然誥之辭曰朕其弟又曰惟乃丕顯考文王
又曰乃寡兄勗皆武王言非成王言也或謂周公虽
以王命之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此又非也
夫王朝有體而典章不可雜用公既稱王以命之矣
安得以已之稱謂廁于其中而且為武王遜也是康
叔之封不在成王之世明矣使其在成王之世而死

一語及武王豈武王不足法欤蔡註辨之已詳愚謂
經有明文即序與史記可畧之矣

弘干天

惟三月哉生魄之
一章脫漏有錯簡
干下

荀子富國篇引昏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似脫
一覆字有覆字於文甚順蓋煨燼之餘簡編錯脫一
二字遺落不能保其必无姑存之以備參考或讀弘
干天若為句謂大順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

外事與已事為對凡慎刑之事屬于康叔若已詳告
之矣其頒之人者則又告之曰外事汝惟陳是法於

有司使其師是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汝陳時臬
事相忘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彝倫即殷罰
之有倫殷罰有倫即又刑又殺非有二也蓋殷彝者
湯之舊法非紂之虐刑也故曰乃反高政由舊
惟予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无赦

商受之世政散民頑人倫泯滅久矣故武王命康叔
倦于干此予讀如弔民伐罪之弔哀之也夫民而至
干慈孝友恭之不克與禽獸何異茲固民之罪然率
之弔先教之弗謹實為政者之罪也故政人者引以

為非一民不孝曰我之愆一民不弟曰我之過由是上行下效起陷溺之民而登之倫理新民之首事也不然天則民彝已大泯亂乃曰民之失道至是不可一日使生速由文王作罰刑茲无赦乱其政急其刑是豈知文王之意哉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同陞執之既而請正遂赦之用此道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无我殄享

殄与不汝瑕殄之殄相忘謂无棄絕我言則可以享
有国土

酒誥

酒誥一篇武王以酒禁命康叔也昏序謂成王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今觀酒誥之詞曰乃穆考文王又曰文王誥教小子又曰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又曰汝典聽朕詔是武王之世康叔業已封衛專責之戒飲以變國俗未嘗有武庚之叛也及武庚叛周公誅之或以其地分統諸康叔則未可知故讀酒誥而康誥益无疑矣說者謂伏生初得壁藏昏併序共二十九篇序之來久矣然若康誥酒誥乃与經反餘亦不見其奧妙竟不知作

之者誰也

有正有事无彝酒

正如孝友姻睦任恤之類事如士農工商分業之類
遵其義盡其職則自不湏干酒矣所謂不敢暇逸其
敢崇飲乎惟正事之教既廢而沉酗之祔漸生易曰
正其本方事理此之謂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

土物者土之所生指五穀言蓋耗損五穀莫甚于酒
愛土物則不愛酒不愛酒則其心善其心善則聞稼

穡艱難之言而精神字契故不徒曰聽而曰聽聽也
夫自其不腆干酒也孰不謂尋常之細行曲謹乎然
令德令儀罔淫罔佚內之安祖考外之歸皇極恒干
斯也所謂大德昌以加茲故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美矣哉文王之善教也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尔大克羞者惟君尔乃飲食醉飽

此教妹土之臣也君主也言尔大能養一國之老其
心專主於斯是真能養老而不為虛文以美觀聽者
爾即飲食醉飽奚不可之有詩曰食之飽之君之宗
之此之謂也上為民言則耕賈所以養父母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此為官言其能養父母可知矣故以
養老為主苟一國之中无凍餒之老則餽食燕樂民
哥舞之矣嗟夫酒以成礼人情所必不能廢者也故
戒其无彝无腆无湎聖人之嚴也祭祀則飲養親則
飲養老則飲聖人之達也旨哉淳于髡之論酒乎曰
酒極則乱集極則淫不乱不淫所謂德將无醉也已
或曰羞進也為老成人也臣能大進老成人念之在
於君矣則可以飲食醉飽詩所謂退食委蛇易所謂
飲食衎衎也不惟曰能長自省已作考中德庶幾能
享祖考矣乃可於其間用逸今間也夫不作德固非

作德而不替諸中亦非也中德者剛克柔克而合諸
正直之謂如是則其祖考歆也矣即飲食燕樂神其
吐之乎周官所謂作德日休无逸所謂无逸乃逸也
梓材

一篇脫簡最多脉理不貫惟忘斷章讀之知其
可知闕其不可知不必強為之辭也其汝若恒越曰
一節尤為難通

洛誥

愚按洛誥文詞無隱意义渾深先儒皆依文訓解各
爛然可觀然血脉微有不貫次序未免牽合竊疑尚

有脫簡於其間乎僭以意更置之做蔡氏考定武成
之義夫蔡氏所定後儒多非之愚亦不敢以為是何
者人各有見也不以為是而又效之何也心既有疑
用以使一時之習讀云爾敢謂人之見猶吾見乎
周公拜手誓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誓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佯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

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誓首論言
此追叙作洛獻卜之事

周公曰王肇稱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齊百工
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明孺子其明其往无若火始然厥
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佯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此言洛邑既成周公從王往洛之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
大室裸 此言成王在洛之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敬予沖子夙夜罔視王曰公
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枚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乱為四輔王曰公
定予徃己公功肅將祇歡公无困哉我惟无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誓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孺
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乱為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人萬邦咸休雜王有咸績予且以多
子起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

此成王留公治洛公承王命之事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之多儀之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浴我民无遠用戾

此公誨成王分別諸侯及寬裕得民之事

佅來毖殷乃命寧予白絕拒鬯二卣曰明禋拜手誓首
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无有違自
疾萬年厭干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叙万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

此王既歸鎬使致拒鬯於公之用以祭併勉王終修
□□□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冊命之時併以公保命之實結之也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

謂王當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此則公天下以
論功不為比矣乃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汝指周公謂
受命厚輔營洛之事今大視功作之籍乃汝其悉自
教工即所謂用命庶殷庶丕作者也是汝周公
為功宗矣周公欲辭而不居故曰孺子其明比于柰

何以作洛之功尽歸之我也公虽辞之成王實知之
故下文曰公功棐迪篤公功肅將祗觀亦昔日風雷
之所助也已

其往无若火焰之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

其往謂自今以往當謹事之微不可縱也當率法之
常不可變也知幾守典治洛之首事乎

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夫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洛邑新邑不可以新進治之
也故反今撫定洛邑如予之意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則張弛並用寬嚴相濟永有辭于後世矣此予齊百

工以從王之意也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
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叙
乃正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世之盛也諸侯之奉上篤于礼及其衰也腆于幣故
儀之多寡百辟之敬慢繫焉礼之敬慢人情之向背
曰焉諸侯不敬天子則百官不敬諸侯下民亦不敬
百官民彝之所以乱也豈可以不享為細故哉故民
彝治則曰祚靈長民彝乱則享罔弗永矣乃惟孺子
富于春秋其分別是哉頌別也孰為享孰為不享一

一辨之若我則不暇矣我之以此放汝非為儀節之間實輔民彝之道也汝其聽之勉之不然死能久享天休矣正父者諸侯也古者謂諸侯為伯父伯舅故曰正父即百辟也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所言儀皆乃物而死有不享者夫孰敢廢命而不遵乎汝往其敬茲不可忽也已

茲予其明農哉

愚謂明農非致政也周家王業起于稼穡公欲專明農事以養萬民以佐邦國之盛治云耳豈其退休田野躬秉耒耜以耕乎唐孔氏引伏生昏傳稱禮致仕

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太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周公所謂明農者此也噫淺乎論周公矣按成王八歲即位及此七年猶未壯也周公安忍舍之况其時召公欲去周公留之甚倦也豈重責人以輔少主而輕去國以就耕農乎必不然矣况在位則澤及四裔居野則教行州里公必推其大小矣成王命公留後以治洛邑化頑民經有其文而君陳畢命俱詳之矣故曰明農非致政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康誥

此章舊錯在康誥蘇氏曰當在洛誥周公拜手誓首
之前愚謂當在多士之首此統言洛邑既成士見于
周故于大誥洛之下繼之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商王士文又似貫

予惟時其遷居四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
命无違朕不敢有後无我怨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
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

肆矜尔非予罪時惟天命

遷居尔西者非我奉德不康寧尔是惟天命不可違
朕奉天不敢有後耳蓋宜遷而速遷天命也豈可怨
我乎故考之冊典殷革夏命亦孰非天命今尔其曰
夏士迪簡在商庭与服在百僚亦欲我之用尔也夫
夏士之用商惟其德耳予一人惟德是用今尔无度
而叛乱予敢求尔于商邑而用之乎予惟循湯故事
而矜赦尔則已幸矣非我不用尔之罪是惟天命
蓋可用而用天命也不可用而不用亦天命也易曰
君子過惡揚善順天休命

爰暨小人作逸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
亮阴云其在祖甲不义惟工舊為小人作句其即
位爰知小人之依云云此其詞义至明暢也自孔安
固以爰暨小人為白作其即位為句至今因之弗改
大小人細民也作耕作也暨小人作則知稼穡之艱
難矣今日爰暨小人則所暨者何事耶且日其即位
义无所欠日起其即位詞亦少艱矣按傳武丁父小
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与小人出入同事意可
識矣愚故具論之以俟後之讀者

嘉靖殷邦

蔡仲默注殷高宗之嘉靖也曰漢文帝与民休息謂
之靖則可謂之喜則不可愚於是深嘆其失言也嗟
文帝豈易及哉愚讀虞夏商周之曆自童年以至
皓首无一日不擊節称快矣外此讀漢文帝詔心爽
神怡若登春臺之上而遊華胥之圃也句言流
于肺腑此与王謨帝誥何異用德以化俗損己以益
人屢賜田租之半至十三年尽除租稅而不收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八十已上賜米人一石肉二十
斤酒五斗九十以上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孝者帛人

五匹梯者力田二匹斯民何幸而生于斯世蓋千載
一時也嘗曰方春和時中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窮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
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誤所以振貸之又曰天下
治亂在予一人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
旬以啓苦朕及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又曰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
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由是觀
之經稱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至于小大无

時或怨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皆文帝所
優為也經又謂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
含怒今帝之言曰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
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毀謗此細民之愚无
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所謂
小民怨詈引以為愆也是邪非邪蘇子瞻亦嘗云西
漢道德比之殷猶珉珉之与美玉也是皆厚尊往古
而輕黜近代實世儒之見錮之也或謂三代礼樂教
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漢文不能故不相及此又

不然盛漢之世人。孝弟力田海內殷富興于禮義
斷獄至于數百即比屋可封何以如此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必人人知道則才難不嘆于
周世矣夏自禹啓所傳幾何太康逸豫民即不忍距
之于河周自成康之後昭王南征不復儒者不考其
治亂之條然而猥云禮樂教化至謂古今邈不相及
豈達士之識哉或謂文帝有鄧通之說慎夫人之嬖
是以遠避千古此又非也夫論王者論其精潤不於
其微瑕論人者論其大德不于其小過。故孔子述詩
昏於古人多揚其善而掩其惡後之作史者必抉剔

其微細以遺棄其大端古今不相及亦正坐此不然
昵典祀疎孝己周公不以是而貶高宗之賢也豈无
意哉

其在祖甲

虞夏商周之昏皆史也無逸作于周公信史哉無逸
之言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又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夫以高周之世數其四王
以訓孺子不浮不誣可知也已國語乃云帝甲乱之

七代而殞及讀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
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治衰何其与
无逸矛盾也大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未
采於昏詩豈論叙祖甲未之國語而未及无逸歟孔
安國以祖甲為太甲誤矣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
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义
逃于民間故曰不义惟王玄之言意与經合故君子
據經而國語史記不足信矣詳在蔡氏註中不具論
君爽

一篇孔傳以周公言已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

周公留召公也蘇傳兼此二意愚按序云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爽所
謂不悅者不樂居位而欲去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周
公以成王初政老成大臣未可遽去故留之自言天
命難保以及高周之興皆賢臣是賴又曰前人敷乃
心命汝明勗末言民德惟不能厥終恐終王業之難
皆勉留召公之言蔡注確矣
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无我責收罔勗
不及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即小子且周公自謂也言我同尔未在位則濟

不濟誰以收功責我乎今既在師保之位不共勉力則不及濟矣又安得辭其責而委之誰也故者能造德者也不共勅力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嚶之不及黃鳥矣矧曰格于皇天若伊尹輩乎鳴鳥不指鳴鳳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相彼鳥矣猶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其又也若鳴鳳最難聞嘗一鳴岐山周人以為文王受命之符豈可以尋常道乎卷阿之咏蓋以喻君臣非實言鳳也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

篇垂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愚謂大誥等六篇各有所措惟多士多方則詳誥庶殷使之思商周之興敗而殄絕其叛亂之萌也夫誅紂而封武庚於故都去豐鎬遠徙特三監之此其勢不能无叛及叛而周公誅之徙其頑民於成周密迹王城而教誨之不得不詳亦其時宜尔也蘇氏又曰予乃今知湯以下七主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抚之而莫能禦也愚竊以為不然夫天下初

定法令未孚而紂素所崇信淵藪之奸究醜類往々
錯處於民間故紛々而慮亂籍々而思變皆紂之餘
黨為之非天下之人思高而叛周也後儒又為之說
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愈益過矣夫周之忠臣宣莫
若微子箕子祖伊微子即封于宋箕子陳範于王祖
伊奔告戲黎初无一語咎周也豈以三子為忘殷乎
三子非忘殷則叛者非忠臣孰是可以論商周之際
矣

簡代夏作民主

孔傳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

下民主孔穎達云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
夏也蔡注以尔多方簡為句誤矣
惟狂克念作聖

愚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經曰惟狂克念作聖
孰為切曰經之意切矣蓋古之聖人精神意氣力量
弘大故能舉乾坤而負荷之合古今而繩紐之也今
有局促熾縮之人即自力為善僅止于曲謹何者東
於罟也惟肆蕩跡弛之士一或向道即卓越尋常何
者不窹于俗也是故敢干為惡者亦敢於為善敢干
為大惡者亦敢干為大善患无其意耳自古敗君亂

相其才曷嘗不大卒之罹禍殃而不可解亦不善用
其才而已矣然則念之一言其可忽乎哉其可忽乎
哉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无义民桀德惟
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高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惟蓋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

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
謀面用者如堯舜之用人皆面謀諸朝而公用之故
得人獨盛丕訓德者明言其有人有其德足以堪其事
先已訓教詳審而後用之如此宅人則宅事宅牧宅
準皆有德之士不見有义民矣何者白以黑顯正以
邪顯三宅純字君子又安見有君子乎惟桀弗能法
祖不作德而作虐故其所往任用非暴德遂已殄滅
无後矣越至成湯得統于禹也既陟帝位大治上帝
之光命乃用宅事宅牧宅準三者皆能即其宅也事
者事牧者牧準者準俱无忝厥職矣其道何由曰惟

有俊德乃可居位湯擇三有俊能即得其俊以三俊而居三宅何患職之不舉乎蓋三俊者三宅之人克即俊者克即宅之本也故加一曰字推本言之非二事矣嚴敬也惟思也成湯敬思大法故克用三宅三俊所以協和高邑而顯德四方也受弗法祖所任惟暴德逸德之人天之所以殄商而興周矣亦越文王武王其得統于湯哉蓋民非官不治官非賢弗稱湯之用三有宅何心也欲為民得官也用三有俊何心也欲為官得人也文武皆克知而灼見之矣故克用三宅三俊上之敬事上帝而上帝歆享下之立民長

伯而下民悅服此是夏后商周相授守一道也愚按立政一篇專任人故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以至趣馬小君之類一一叙之至于庶獄庶慎謂文王罔敢知于茲儒者多以三俊為用賢三宅為去惡謂夏禹先言得賢後言去惡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得賢愚竊考其文意不然故標其大略如此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言文武之立政也以常任準人常牧作三事是立政其統體而用三宅立政之實事也故下文繼自今

我其立政句 立事準人牧夫句 又下文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句 立事牧夫準人句 則意又朗然孔傳曰立
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是四臣也於此篇三
後之又似混矣不知言立政則三宅後已在其中故
曰繼自今立政繼自今後王立政皆此义也

周官

愚讀周官一篇嘆其設官分職要而有體時巡朝覲
簡而不煩至其統命百官切實而可見諸施行懇惻
而畧无長語也非周公孰能作之乎昔虞之命官也
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茲亦總之曰三事暨

大夫敬尔有官誠帝王一揆矣至其五載巡狩三載
考績微有不同然三考黜陟幽明于六年大明黜陟
者不異也周家之經綸制度可以推而尽之矣治此
以治天下有餘也乃蔡仲黜氏致疑于周官周礼之
不同不知周礼非尚古之昏固不足援以為據也何
以言之聖王之治必修德以為天下先故三公論道
經邦三孤弼予一人此不可一日缺者周礼不首鍾
公孤失其本矣冢宰雖列于六卿五卿皆其所進退
也故邦教邦礼之不修則簡其司徒簡其宗伯邦政
邦禁邦土之不修則簡其司馬簡其司空故曰

掌邦治均四海也今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曰治典教典禮政典別典事典何其侵五卿之職
也且八法之內有官刑官計八則之內有賦貢田役
冢宰之煩若是何以照臨百官而佐王辨賢能糾百
職也冬官固不存矣而地官宗伯司馬司寇之相侵
混者不可一二數豈所以責成官守之意乎天民之
所重者食田之所保者財故躬行節儉自天子始今
曰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何以
訓子孫儉德也夫紂之所以亡非以酒乎故酒

誥无逸重為倦：欲使成王畏相不敢暇逸而崇飲
也今置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滌之名三酒之物以
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曰歲終則會
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是使儀狄常在
左右而杜康不離于側也且違酒式而誅与殺熊蹯
不熟者奚異乎吾聞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其愚也
今冢宰于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布
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亦皆懸之正月之吉而斂之
挾日之後吾恐萬民之不能悉識也遠者阻于道路

近者厭于耳目非實政之所宜先矣西旅底貢厥
大保用訓于王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以昭王度而敷文德也今曰凡式貢之餘
財以共玩好之用又有山師以致其山珍異之物有
川師以致其川珍異之物又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責寶為執非所以今四夷見也古
者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德內職所
以別嫌疑慎風化也今置內宰以治王內之政令大
祭祀后裸獻則贊凡建國佐后立市歲終佐后受獻
功者比其大小与其麇良而賞罰之不幾于亂男女

之別乎六年五服一朝周官画一之制今日侯服歲
一見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
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貢材
物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則其制紊矣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定
制也今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
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此春秋戰國併吞者有
之豈封建之本初乎古者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以至庶人之役于官皆以治民故省一官民之福
也多一官民之殘也周禮設官何其猥瑣而冗乎

既有甸師又有獸人獻人鼈人腊人既有醫師又有
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既有漿人又有籩人醢人醯人
鹽人既有內司服又有縫人染人追師屨人推此數
之莫能更僕豈皆不可以兼攝乎凡此輩非周公意
也可一恒人而辨之也昔者孟子之言曰諸侯惡其
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自孟子之時而周禮不存矣
至漢武帝河間王得而獻之徒藏之秘府劉歆始深
好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居鄭玄又注之遂顯于世
林孝存詆以為黯亂不經何休亦以戰國陰謀之居
目之嗣是諸儒疑信相半未能決其在祖也愚詳其

居文字頗古度數頗備亦秦末漢初之人所作後世
莫及也其存周之迹十之二三其雜秦之制十之四
五然破碎繁雜決不可以治天下國策設舉而行之
官日奔走而匪寧民日煩苛而匪息亡无日矣始缺
冬官河間王以考工記補之俞廷椿氏謂冬官雜在
五官中復割裂而編輯之以為全居亦竟何益矣蓋
詩其文虽渾雅可觀措諸事實窒塞不達自漢至宋
千四百年惟劉歆蘇綽王安石銳意行之皆破壞天
下夫以三小人而信其居則其居可知也已故修齊
治平其惟取足于周官

則肆、不違命

肆習也肆、不違作一句讀言文武之於民既奠廉以安之又陳教以誨之民於是暨、服習而不違故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孟子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詩所謂古之人无斃譽髦斯士是也先儒率以則肆為句肆不違為句失其讀矣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康王之誥

姜若久費分解孔安國釋姜為道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王肅亦曰姜道也孔穎達曰姜声近猷故訓為道蘇子瞻曰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

是始順蔡仲默曰姜若或謂即下文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周堯弼曰按韻旨姜善也若順也誕受姜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成之實也此皆以意為說耳愚按孔叢子論旨篇曰文王胥附奔騶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牘里之害又居衛篇子思曰文王困于牘里作周易戰國策趙希寫曰昔者文王拘于牘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又魯仲連曰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于牘里之庫後漢曆引語曰文王牘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又

夫懷宝是歸美古通用歸明謂受命明若以其克恤
西土也西土王業所基故本而言之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句言君聖臣良用受正命于天
帝用詭以道訓四方故天付畀以天下旨似直截而
明朗矣舊說以端命于上帝句皇天用訓厥道句謂
大夫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四方理亦可通但釋
訓為順似有未安況上帝皇天豈可點斷湯誥謂告
于上天神后魯論告于皇天后帝是其證也
王釋冕反喪服

宋儒孫覺作昏解以康王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子
瞻著論又最詳悉謂冠禮可以喪服行受顧命見謂
侯獨不可喪服乎太保使大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
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惟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答拜此一說也周堯弼辨之以受顧命正大位乃非
常大禮非區區冠儀可比故君薨世子生者大祝猶
得禪冕奠幣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可以凶服而
况非常大禮乎又成王嗣位周公以王室懿親猶遭
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召公畢公為國元老而慮及此
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朝諸侯此諸

儒之成議不可廢也此亦一說也愚謂分有尊卑禮有經權故人臣不敢以喪服見天子何者君尊也以君而視祖々又尊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夫未有見祖而不易服易服見祖併見羣王大甲嘗行之矣又若康王嗣立果在危疑之際二公俾其亟見諸侯以繫天下之心則雖變禮而不失其常者矣且殷周皆用亮陰之制三年之憂一日之吉未為失禮之甚顧其時何如耳然愚少讀顧命至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廢昏而嘆曰太子之事君也朝焉夕焉生則視膳病則視藥死則視飯含

成王之崩康王不在側乎夫既其在側又奚為南門之外彼其時天地崩坼擗踊哭泣之不暇而暇為文乎又胡為待太保之命以干戈虎賁而迎之以延入室也私心抱此无可與語及稍視傳注乃所以褒嘉此事者極其贊美于予心終不謂然及讀子瞻之論曰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迎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々也噫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故其述之以俟後之論禮論情者

呂刑

：：一篇序以為訓夏贖刑作也今及覆讀之嗟有
苗思竟舜述三后示來嗣其惓懇切惟恐失于不
經不辜將下傷民命而上違天和也故戒之勤戒之
審戒之傳戒之獄貨惻怛哀矜之情洋溢于誥告牒
之然先王之法言孔子所為取也至于贖刑特其中
之一事耳儒者訾之曰唐虞鞭朴方訐其贖今穆王
之法雖大辟亦免之矣不知贖也者贖其所矜疑也
不疑何赦不赦何贖夫既疑矣當之以本罷忍乎故
計所犯之重輕而酌納緩之多寡亦平允之一道也

漢制蘇建出塞失軍贖為庶人太史公下蠶室家貧
不足以自贖其亦呂刑之遺意乎故曰罰懲非死人
極于病儒者又謂穆王巡遊无度財匱民勞至其末
年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又揣摩之過也
夫穆王欲以車轍馬跡徧天下彼一時也故讀祈招
之詩傷哉其言之矣今此訓刑之作意其悔心之萌
乎夫悔而念及于刑念刑而篤于敬懼此一時也實
非斂民以自富者也故祗宮獲歿尚延共懿孝夷之
緒有以也哉漢路溫舒謂獄者天下之大命獄吏深
刻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悲矣悲

矣夫然後知言刑之言大有關於國體民瘼也或謂
孔子錄此以示戒豈其然豈其然

王享國百年菴荒度作刑

宜讀菴為句按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
十五年崩故曰王享國百年菴蘇傳曰刑必老者制
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菴荒度作刑者以菴年而大度
作刑猶為曰予荒度土切

罔有馨香隱刑

作一句讀夫刑天下之大命也聖人慎之上帝鑒之
故刑而當罪罔有不辜則刑皆德也德刑惟馨帝佑

之矣今苗民爰始淫為劓刵椽黥曰爰始見前未有
也罔辨有詞見曲直不分也故其民皆習于惡无有
忠信惟以反覆詛盟為事是其腥穢之虐刑也豈非
神人所共怒乎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秦始皇初并天下令詔帝號群臣皆曰昔者五帝地
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興又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
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与
博士詔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々々最貴臣等

冒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泰著皇柔上古帝位號曰皇帝他如議
制曰可是皇帝之號自泰始也余讀呂刑皇帝哀矜
庶戮之不辜曰所從來遠矣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治聽人國亂聽神此常理也蓋國亂則法令不明
賞罰不中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无所控訴惟求之神
神道日勝人道日衰時則瞽史巫覡又妄言禍福于
其間民志昏惑不能自決將謂是非曲直官不足憑
而利害死生惟神足恃由是山川土石之妖中木禽

獸之怪亦乘釁而入人鬼混淆阴阳雜揉是之為地
天通也邪道既盛釁孽自作冰雹水旱山崩川竭之
變无時无之是之謂上帝降格也格古讀閣与割同
音故大誥降割与多士多方降格皆謂災也重黎何
以治之乎重黎掌天地四時之官治曆授時勸民耕
稼而又正祭祀之典去淫邪之祠則民尽力於本務
自不分心于希冀尊鬼而不媚敬神而不祈故和氣
集衆氣也休徵臻咎徵遠是謂之絕地天通而罔有
降格也故大乂之明如日中天群后及在下罔不明
其所當明所當明人道也常道也為己則明其當明

為人則輔其當輔而天下皆得所即鰥寡孤獨孰有
掩蓋之者乎此撥亂致治之大體不獨為有苗言也
四方司政典獄非尔惟作天牧

孔讀司政典獄句非尔惟作天牧句解曰主政典獄
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理亦可通然非下一
平字作轉語意未明也宜讀四方司政句典獄非尔
句惟作天牧句非尔者如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
人无或刑人殺人是也不與以己為天牧民則監懲
當矣

其罰百錢

古者金銀銅鐵皆謂之金傳曰此所罰黃鐵々々銅
也錢六兩千錢三百七十五斤其價亦廉以疑故也
疑而即赦之恐過輕故令其贖又曰閱實其罪則亦
非縱矣古之贖皆用銅漢如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
今與銅相敵

